

茶味 行役

戴明賢集

第二卷

戴明賢 著

GUANGXI NORMAL
UNIVERSITY
LIBRARY

茶味 行役

Chawei Xingyi

戴明賢集

第二卷

戴明賢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茶味行役 / 戴明贤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11

(戴明贤集; 2)

ISBN 978-7-5495-8987-6

I. ①茶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64108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绿塘路 61 号 邮政编码: 524002)

开本: 880 mm × 1 240 mm 1/32

印张: 8.25 字数: 170 千字

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

这是我在《一个人的安顺》〔另一版名《安顺旧事：一种城记》〕和《物之物语》两种系列散文之外的一部散文集。这些短文虽系陆续分散发表，却是自己从少年到老年的一编“行状”，正与那两种相辅相成。那两种多写我观察中的人和事，以别人为主；这一种多写我亲历的人和事，以自己为主。合起来就是一个较完整的人生记录。

我的人生道路很平淡，虽也有乐有苦，但在大动荡（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政治运动、改革开放）的时代背景中，不过是一点微不足道的“茶杯风波”。从家门到校门，一个偏科生；从校门到机关门，力不从心的文学青年和一个奉公守法的小职员；在大小政治运动中，一个胆战心惊的观众；“大跃进”造成的大饥谨中深入农村，接受了刻骨铭心的人生一课；“文革”发作时已下放乌蒙大山做中学教师，得以选择坐山观虎斗的逍遥派；后来回到贵阳，开始“滥竽”剧团，后调文联编刊物，做组织工作，直至退休。幸逢太平盛世，退休后自适其适，得其所哉。盘点一生，甜多于苦，是古谚“庸人有庸福”的一个标本。

既将散篇编为整体,乃对旧文进行了一番文字梳理,标题也加以调整,并补写了几段填补空白的文字。

我不吸烟,酒可有可无,只有茶,喝了几十年。茶之味,微涩、稍苦、回甘,正像我的人生之路;做了几十年工薪族,所写种种人事,多属出差所见闻,故以《茶味行役》名集。

二〇一三年十月八日草于适斋晴窗之下

目 录

1	父亲的园子
6	秋 千
9	丝线浮雕
12	裁缝师傅和维纳斯铅笔
16	僧 尼
23	亲历天地翻覆
28	惊 鸿
33	草根树皮
37	三岔河纪事
43	花之忆
48	乌蒙学子
54	乌蒙杜鹃
57	茧 箨
63	借屋檐躲雨

72	赤水河纪行
78	猿猴场传奇
89	北国的风筝
94	大院记忆
101	听竹琴记
106	我自思量禹
110	走在乡间道路上
113	莽莽梵净山
118	蛇的神话
123	山与瀑之女
131	美 石
134	格拉茨纪事
185	东线之旅
196	至柔与至刚的不解缘
199	舟入蛟龙窟
203	诗漂潯阳河
208	织金归来不看洞
211	花溪秀而野
214	清雄格凸河
219	鲍屯抬汪公
224	屯堡徜徉
227	大理过年

239 文庙吃茶

246 斋名释义

249 布的诡异

251 后 记

父亲的园子

树木花草,我都喜欢看,但以“不求甚解”为宗旨。好看就够了,不去深究它的名称品类和习性。印象中久踞不去者,还是小时候在父亲的园子里看到的几种。那时候园是新园,人是小孩,相对都新鲜。

有一种盆栽小花,叶子像荷叶,碧绿肥厚,花作金红与墨红交晕,还有许多纤细脉纹,非常艳丽,母亲叫它金线莲,大约是早莲一类。夜来香沿径栽了一大片,黄昏开始展瓣吐香,香味越来越浓烈。另有一种也在夜里开的草花,花只四片,莹白如雪,展开就成了一轮明月。白天花瓣收簇,背面有隐约的红纹,像毛细血管似的。香不香不记得了,纵然香也极淡,不像夜来香那样喧嚣。两个姐姐和我特别爱它,就叫它月亮花。读永井荷风的小说,见“月见草”之名,不知是不是它。每每忆及朦胧月色中的故园此花,它就是一轮浮云中的月亮。亭午开放的午时花,在大太阳下面五色斑斓,热闹得几乎呐喊出声,也可爱,我特别惊奇于它那些银光闪闪的微型种子。灯盏花花叶粗

糙，一副蠢相，却最能引来艳丽的大凤蝶。“穿花蛱蝶深深见”，大凤蝶那华贵的气派，飘浮无定的动作，真是难描难画。凤仙花也滥贱，沿墙开了一大片，妹妹们每天去摘来染指甲；我则喜欢那手雷一样的种子囊，一碰就爆，黑色的种子迸出很远。一触就垂头丧气的含羞草，当时我视为神物，以为接近动物了。

后来父亲着手“二期工程”，这些草花都被淘汰了，换成种种木本花树，整个园子和两个院子都铺成白石地面。这一来，园子对我们远没原先有趣了。园子对我们的诱惑力，全在杂和乱。好在园子花门前的厨房与杂物房之间的两块草坪上，一丛芭蕉长得比杂物间还高，我和妹妹在芭蕉下面开茶馆，搬来包着厚棕套的大茶壶卖茶。靠墙的一株大构皮树后来也砍了。构皮是抽陀螺的最佳鞭材，我常供应给同学们。构皮树叶则是母亲每年做面酱的必需品，用来包酱粿。还要分送亲友。构皮树旁边的小杂物间，大姐学了“囊萤映雪”的课文，捉了几只萤火虫，包在最薄的纱人白纸里，带着我们到这间光线最暗的小屋的最暗角落做实验，结果是仿佛若有光，照不见字。有段时间，此屋成了借寓我家的张院长（国立兽医学校附属医院）的厨房。

堂叔海福从金城江带回一棵夹竹桃。当时认为名贵，还为其造了一只很高的花架，上有一个可卸可安的方尖顶盖。前院中央，则置了个大紫藤架，但紫藤一直未栽，现在还留下张海福叔带着我们坐在花架下的照片。后园栽了十株山茶花，是毛铁桥伯伯的车队从云南拉来送父亲的。靠后墙砌了个大牡丹台，正面台壁是志斋吴先生写的《适园记》刻石。但后来父亲转到省城做事，山茶和牡丹都没怎么

繁荣过,不久还被借住的人移走了。大约一九五一年吧,叔祖母把几个大花台都种上南瓜,其甜赛蜜,人人称奇,三太很得意。父亲从东北参观回来听说,大笑道我种牡丹山茶的肥土,种南瓜不甜才怪。还有两盆不知名的“怪花”,花朵就是三片叶子,合成宫灯形,但作胭脂色。据说是外国品种。多年后妹妹去云南回来,说这种花叫三角梅,在云南极普通。

父亲侍弄花草,都自己动手。有一年来了个四川花匠,父亲每天上班前下班后与他一道施肥浇水。四川花匠把墙角一大株冬青,扎成一只传统造型的大狮子,我看得很兴奋,还带了同学来看。花匠住了大半年,没多少事可做,回乡去了。大狮子无人修剪,毛发蓬松,体态臃肿,渐渐不成模样,父亲就把它彻底解放了。

有一次,我忽然起意要在父亲的园子里开辟一个我自己的小园子。我选了最偏僻的一个墙转角,动手挖土,刨出来一个像小萝卜的块根。我决定把它作为自己第一件作品,埋在浅土里,浇了水,每天放学就来观察动静。不几天,果然出芽了,一天一个样,很快长出两片团团的嫩绿叶子,很是肥厚。我带母亲来看,母亲说,好像是玉簪花。我觉得这花名很好,暗暗得意。但没有等到它开花,我就把这块园中之园忘了,放学还是只顾看自己的小说。

去年回乡,友人带着进入原先的父亲的园子,一别五十余年,见到一直没忘记的两件旧物:吴先生书丹的长条石刻;缸侧刻着“淡泊明志,宁静致远,适园居士书以自警”字样的鱼缸,字是父亲的手泽。此外还有些石花台、靠墙山石等等,依稀仿佛,也是昔年老友。另有

一只奇特的“癫石鱼缸”没有了。它外形是一座钟乳石山,峰峦俱备,围着一个很深的水池,池中有一道石壁,壁上一个洞,把水隔成一大一小两个相通的池子,鱼就在两池之间游来游去。九妹周岁前又白又胖,父亲一下班就抱着在花园里转悠。一次举着她看金鱼,她一挣扎,掉进池子里,赶紧一把捞起来。听说这只鱼缸很早就被借住者“共产”到别处去了。

全家迁到省城后,住宅狭小,只有一个小院。爱花的父亲还是在两侧筑了石台,栽上两株夹竹桃。周身裹着灰尘,但还是每年灼灼地开。父母谢世,房屋拆迁,大妹宿舍在顶楼,辟了个屋顶花圃,砍了一枝夹竹桃去栽上,居然也每年灼灼地开,可算父亲园子唯一的隔代子遗。

(二〇〇四年)

※ ※

附记一:先父的园子名“适园”,他的挚友、习安名士吴晓耕先生撰文释其义,并在一块大石条上书丹,刻成后镶为牡丹台的外壁。全文如下:“心太平之谓适。身得安之谓适。避远利害形势之途,寄情于花石鱼鸟之谓适。诚一园而适之道备,故取适者恒于园,而治园者无非自适之徒也。昔之名园多矣!其主人或居要津、当政地,匆匆一过,席不暇暖,曾不得肆志放意以居,水石花竹视之不啻过客,安在其为适哉?惟甘于樗散肥遁者,不适于用世,而适于一园耳。子儒辟小园,蒔花竹,奉母居之。心平而身安,世味弥淡,兴寄弥远,殆亦不能

适世，无宁适园者耶？因书此以嘉之。丙戌嘉平志斋题。”

先父虽宁适一园，时代不允许，享有不足十年，终于也成了适园的过客。我退休后得以心平而身安，虽无力治园，但心存其意，故袭用而称适斋，含义也扩展为庄子说的适其所适了。

※ ※

附记二：我家的省城老宅，后来与四邻一片老屋一起拆除，建了一座银行大厦。弟弟说，他路过那儿，发现父亲手植的两株夹竹桃之一，居然被保留下来，就在楼外的窄窄花圃中。

秋 千

儿童的生活方式,取决于家长的态度。

我父亲出生于一个耕读家庭。祖父是贡生,父亲中了乡举,但没等到会试就废除科举,改而经商,未及三十岁就病故了。家庭破产,孤儿寡母无法度日,父亲未及成年就出门到旧式商店里当学徒。经历如此,加上五年私塾教育,他顺理成章地应当脑筋守旧、装束守旧:大褂,小帽,长及数尺的旱烟杆。然而他却很开明。三十多岁时与同道组建新型字号,去上海广州香港参观,看到了外面的世界,回来就改了短装,丢了烟杆,玩起照相机、自行车来。还参加办学校,修发电房,建西式住宅。这些在小城里都能列入头一批。有一晚上忽然带我去逛一家刚开张的小书店,让我自己选书,我在人丛中挤来挤去,选了一本《鲁滨孙漂流记》、一本《木偶奇遇记》。他看看封面,付了钱,就回家了。他一直进家去了,我留在店堂里,账房先生袁伯伯看到我手里的两本书,笑道:你爹看到你看这种书,不打你才怪。我愕然说:就是他给我买的呀!他听了,那表情比我还愕然。

从租赁房搬进新宅后,邻居是陈知生先生,他们全家信基督教。他家男孩小恩与我同龄,成天在一块玩。我们发现几只圆木墩废料,用来发明了一种玩法:把两只木墩垫在倒翻的双人长凳下,成为一辆双轮车。我们坐在车上往前一滚,后轮滚到车子外面去了,前轮成了后轮。坐后面的把车外木墩递给前面的,坐前面的把它塞在空出来的前轮位置,车又可以往前一滚。如此反复交替,我们的车就一耸一耸地艰难前进。院墙脚躺着一条又长又厚又重的木板,搭脚手架用的,修建队还没来取走。我带领妹妹们抬到花园里,担在一条板凳上,成为一架大型跷跷板,十来个小孩同玩。开始坐着跷,越跷胆越大,就站着跷。中央的支撑点不固定,跷着跷着就歪到一边去了。大家站立不稳,纷纷跌下来。小的哇哇大哭,惊动了大人,母亲拿着捶衣棒来问罪。我与大妹是罪魁祸首,逃到后门沈表舅家避难。两个姐姐还用麻绳系在碓房的梁上荡过秋千。

可能父亲把这些看在眼里,后来就在预备扩大花园的空地上立了一架秋千,一架跷跷板,让我们理直气壮地玩。秋千远比跷跷板刺激,大家荡秋千的技术突飞猛进,未久就不须人送,蹬五六下就能平顶。还要带着只能坐跷跷板的小孩荡,连绳子带小手一起捏住往天上飞。每次往下回落时,吓得他们尖叫或倒吸冷气,放下地来,脸色煞白。

某年,班级最高的大姐,忽然要创办家庭剧社。这肯定是从借住她们学校的剧宣四队得到的灵感。这简直有点异想天开。父亲对旧戏成见甚深,特别不喜欢他家乡的川剧班的习气。有一年办川剧会,要唱《华容道》,他请京剧班的苗溪春而不请川剧班的赵月卿。他派

到金城江买发电机的人,把钱用于捧坤伶,弄得回程路费也没有,更增加了他的厌恶。我自小喜欢看京剧,自己都觉着不上进。大姐办剧社的自发行为,父亲似乎一点不知道。不料等到安排在客厅外的“吞口”上举行首演时,他不声不响地取出他拍人相用灰色帷幕,爬上高凳去张挂;又点燃煤气灯来照明,令我们又惊又喜。大姐“得寸进尺”,到铜匠街刻了一块门票大木印,这可是体现演出活动正规而隆重的证据。可惜不晓得用油墨,用的是水墨,效果很差。排演的剧目,多是歌曲“表演唱”,当时流行的黎明晖儿童歌剧《麻雀与小孩》《面包》,因角色不齐,排不出来。大姐任总编导兼报幕,主演是二姐,她演唱《卖报歌》,到“走不好,跌一跤”时,必定引起小观众欢笑。观众是家里大人和附近亲友。身份最高也最忠实的主宾是祖母,不仅每次必到,而且态度好,从头到尾笑逐颜开。大姐到省城上高中后,二姐接着办。二姐厌倦了,我又接着办,还向母亲申请过启动费,带着妹妹们到新桥上吃卷粉裹,庆祝复兴。但毕竟演员阵容太单薄,很快就不了了之了。只有打秋千长盛不衰。多年后回安顺,总会遇到妹妹们的同学说到我家打过秋千。

如今妹妹们都已趋近退休之年。年节相聚,谈起儿时种种,还像是昨天的事。子侄辈听了说,你们当娃娃的时候好像很好玩,不像我们,只有做不完的作业。我说,你们现在玩的内容比我们那时丰富多了,只不过身在其中而不觉。等你们也讲起童年津津有味的时候,又已是“在人生的中途”了。

(约一九九六年)

丝线浮雕

母亲收藏有十来件刺绣品，被面、枕套、背扇、信插等。偶尔开大箱子取东西时，就摊开来看一阵。如果我们在家，也都要凑上来看。这并非购藏的珍品，是母亲本人和外祖母及其他亲戚手绣故物。想母亲久久端详它们时，一件件会比照片牵出更多的回忆来。

但其中有一件也真值得惊叹。白缎子上的两尾金鱼、几片花叶，都是立体的。那鱼的鳞、尾、眼和花瓣像浮雕一样高高凸起来。这种绣法叫“鼓花”，鼓即凸的意思。母亲说，这种绣法用的是普通丝线的几分之一缕，绣鱼眼时把一小团棉花垫在鱼眼纸样上，再用丝线一针针覆盖在棉球上，如此类推。那鱼的鳞、花的瓣，一小片一小片不仅凸，而且边缘还要镶上一道边，平滑如砥，毫无棱角抵牾。这需要多高的技艺和多细的功夫，真是难以想象。那年，有一位蹬自行车周游全国的青年过访，谈起他一路看到的蜡染、刺绣等等，我带到家里，请母亲取出这幅外祖母的鼓花刺绣，他看了很震惊。

母亲出嫁前是绣花工，和外祖母靠十指谋生。婚后操持家政，不